

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九一六次會議

第十五年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九日至十日

紐約

目次

	頁次
臨時議程(S/Agenda/916)	1
通過議程	1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	
關於剛果最近事件的緊急措施:	
秘書長節略(S/4571 and Add.1);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六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關於剛果情勢之聲明(S/4573)	1

例 言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第九百一十六次會議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九日星期五午後七時三十分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V. ZOR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阿根廷、錫蘭、中國、厄瓜多、法蘭西、義大利、波蘭、突尼西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S/Agenda/916)

一. 通過議程。

二.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

關於剛果最近事件的緊急措施：

秘書長節略(S/4571 and Add.1)；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六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關於剛果共和國情勢之聲明(S/4573)。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

關於剛果最近事件的緊急措施：

秘書長節略(S/4571 and Add.1)；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六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關於剛果情勢之聲明(S/4573)

一. 主席：根據安全理事會前此所作決定，本人請馬利、幾內亞、剛果共和國(雷堡市)、印度尼西亞、喀麥隆、南斯拉夫、印度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各國代表就理事會議席。

Mr. Mamadou Aw (馬利), *Mr. Touré Ismaël* (幾內亞), *Mr. Mario Cardoso* (剛果, 雷堡市), *Mr. Sukardjo Wirjopranoto* (印度尼西亞), *Mr. Joseph*

Owono (喀麥隆), *Mr. Miso Pavičević* (南斯拉夫), *Mr. Krishna Menon* (印度)及 *Mr. Mahmoud Fawzi*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應主席請，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二. 主席：我還接到摩洛哥代表團團長來函一封[S/4591]，請求列席討論理事會議程上的問題。

三. 如果無人反對，我就請摩洛哥代表就理事會議席。

應主席之請，*Mr. M'hammed Boucetta* (摩洛哥)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四. 主席：現在理事會要繼續討論列在議程上的項目。在我沒有請發言人名單上第一位發言人——美國代表——發言以前，我願請他准我首先請秘書長發言，因為他要向我們提出若干報導。

五. 秘書長：安全理事會蘇聯代表今天下午請本人向今晚安全理事會會議趕緊就本人駐剛果特派代表關於史坦尼堡目前情勢報告書[S/4590]內所稱問題之一提出全部資料。

六. 本人對這個問題沒有提出任何報告，因為這個問題仍在雷堡市考慮中。在此方面，本人遵循本機關及其他聯合國機關所一貫採用的法則。實際上每天都有困難和糾紛發生。在我們沒有首先不藉大會及安全理事會權威設法求得一個滿意解決以前，我們不以這些問題來麻煩這兩個機關。如果不是這樣，它們便將承擔無謂的負擔，對本組織的效率毫無補益。不過關於這個問題的事實如下。

七. 秘書長特派代表已接獲消息，證實過去謠傳公安處長曾向同國營運輸機關剛果運輸處(OTRACO)下令限制剛果聯合國軍運輸軍事物資及車輛的消息。特派代表得知此種情形後，即刻開始與關係地方當局進行討論，最後因未獲滿意解決，乃於今日致函共和國總統如下：

“逕啓者：隨函附奉公安處長向剛果運輸處(OTRACO)所發限制剛果聯合國軍運輸戰略或軍事物資及車輛之命令抄本一件，敬希鑒察。

“此項命令實為對聯合國軍在剛果履行主要任務之干涉，使須於今日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九日星期五以前洽妥辦法請剛果運輸處運輸之主要物資無法啓運。

“本人無庸指出，此項命令悍然違反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Mr. Bunche 與 Mr. Bomboko 所簽保證聯合國軍在剛果境內移動自由之協定，同時此項命令亦違反聯合國憲章第二十五條及第四十九條之規定。

“向 Mr. Bomboko 及 Mr. Nendaka 交涉結果，未能使此項命令撤銷，因此本人急須將此事提請閣下注意以便立刻採取行動。閣下當知撤銷此項命令實為當務之急，以免本人須將此事提交秘書長轉請現正開會之安全理事會注意。”

八。其後本人獲悉，關於此事的討論仍在進行中，撤銷此項命令的可能，似乎並不太遠。儘管已有此項命令，聯合國軍仍照常將物資運至碼頭，大概仍能按原訂日程進行轉運。如對聯合國物資之移動發生直接干涉情事，本人自當通知安全理事會。

九。Mr. WADSWORTH (美利堅合衆國)：本人一直希望目前安全理事會對剛果情勢的討論能夠發生良好的作用，一方面達到促進剛果境內和平與安全的目的，同時在那裏建立足以增進剛果人民福利的情況。這些都是聯合國的目的，同時也是美國政府的目的。

一〇。可是安全理事會這些會議是蘇聯請求召開的，蘇聯代表已經表現得非常清楚，他並不懷有富有建設性的目的，這使我衷心引為遺憾。在人道的面具之下，他再度提議在剛果實行走上蘇維埃統治之途的蘇維埃式混亂辦法。本理事會過去數月已經多次以絕大多數票否決了這種提案，而大會的情形，也是如此。

一一。蘇聯一再圖謀在剛果取得控制。他們三番兩次在聯合國內提出旨在削弱剛果境內穩定力量的提案。他們還為了同一目的採取其他若干步驟，有些是公開的，有些卻是秘密的。

一二。Mr. Zorin 大概根據攻擊為最好的防禦的辦法而大叫“陰謀”。他聲稱美國很巧妙地操縱剛果境內某種大規模陰謀事件。他特別指控雷堡市美國大使館主使剛果暴徒的活動。我覺得這位先生竟提出這種指控，未免奇怪，但卻也許是可以令人了解的事，因為一九四八年在蘇聯指導下對捷克民主政府發動政變時他正在布拉格擔任蘇聯大使。

一三。但是，如果我們相信蘇聯代表，那末這個美國陰謀，這個在剛果境內的重大陰謀當中有些什麼步驟呢？那就必須有一連串令人不能相信和荒誕不經的事件發生才行。首先，美國必須說服比利時准許剛果獨立。然後，照蘇聯的說法，美國必須說服剛果人對比利時人進行暴動。根據蘇聯的幻想，大概美國立刻又轉過頭來唆使比利時人派兵鎮壓剛果的暴動。在美國這樣作的時候，我們一定還要說服剛果人向美國請求直接軍事援助，而美國又立刻拒絕那個請求，主張一切援助應由聯合國經手。作為這個深沉而黑暗的陰謀的一部分，美國還必須同意它自己不參加聯合國軍——事實上美國已經這樣做了，不過這並非陰謀的一部分——然後美國又要公開支持令比利時人全部撤離的辦法，而不在安全理事會內使用否決權來阻止這個辦法的實現。美國發動龐大的海、空運輸把現在已經在剛果的聯合國軍一五,〇〇〇人運往剛果，而不把自己的軍隊派去。所有這一切，根據蘇聯及其友人的說法，都是為了對剛果共和國重新實行殖民主義的龐大陰謀的一部分。

一四。也許蘇聯認為這就是美國在剛果境內帝國主義行為的證據，但是任何有獨立判斷力的國家都會把這種證據視為荒誕無稽而加以拒斥。如果蘇聯真的以為理事會其他理事國和聯合國其他會員國會相信這些異想天開的關於美國陰謀的指控，那就表示它對聯合國各會員國的智力絲毫沒有看在眼裏。

一五。我們十分了解蘇聯對美國的攻擊。它們差不多和安全理事會首次討論這個問題時蘇聯作為福音真理一般聲稱美國陸軍第十五師及第二十四師即將開往剛果或其他關於對小國即將進行軍事侵略的指控一樣不可信。

一六。當然我們知道目前設法破壞國家元首 Kasa-Vubu 總統的權威和強使剛果人民接受其他比較順從蘇聯目的的領袖，其幕後目的為何。我們知道解除剛果國家陸軍武裝提案後面的目的為何。同樣地我們也知道蘇聯為什麼對秘書長個人、秘書長職位、聯合國軍和聯合國剛果業務進行那樣尖酸刻薄的攻擊。我想這裏應該強調，美國絲毫沒有因為這種壓力而讓步的意思。我們認為安全理事會和大會的立場也表得同樣清楚。

一七。我不擬提到意見的不同，各方在意見上當然可能會有出入，我也不擬提到解釋上的歧異，這種歧異有時也是完全由裏而發的。Kasa-Vubu 無疑地是剛

果共和國的國家元首。聯合國大會最近接受了他的全權證書和他所指派的代表團的全權證書。至於 Mr. Lumumba 在剛果政治體系內的地位問題，這是祇能由剛果政府和人民本身去處理的問題。它是屬於剛果國內管轄的問題，而不是由安全理事會或大會去判斷的問題；安全理事會或大會不能在一國國內糾紛上站在任一方面，也不能干涉聯合國一個主權會員國家的內政。

一八。然而這個問題既然又在安全理事會內提出，我就得再度把我們的意見表白清楚。我們完全接受 Kasa-Vubu 總統的立場：Mr. Lumumba 業經按剛果共和國基本憲法所訂程序，依法解除他以前所擔任的職務。剛果當局逮捕 Mr. Lumumba 的權利，無容置疑。剛果當局顯然認為 Mr. Lumumba 的行為係對該國安全的一種威脅。由共和國總統簽發的拘票，已發出相當時日。Mr. Lumumba 係在逃往史丹尼堡的途中被捕。全世界都很知道如果他到了史丹尼堡，他便會另外建立一個政權或對抗該國元首設法篡奪該國政權。蘇聯一怒之下召開這個會議的原因，非常簡單，那就是因為他們所支持的這個計劃沒有實現。

一九。不過 Mr. Lumumba 應該受到人道而公正的待遇——美國對這一點十分重視——則是毫無問題的。關於此事，我們歡迎上次會議剛果共和國代表的聲明，在那個聲明裏，他曾向我們宣讀 Kasa-Vubu 總統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七日致秘書長函〔S/4571 and Add.1, 附件三〕的一部分。在這封信裏剛果總統完全表明他接受憲章所訂的義務和致力於在剛果共和國內恢復正義統治和尊重人權的任務。

二〇。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雖然也許不是正式獲悉，美國政府曾於十二月四日訓令美國駐雷堡市大使通知 Kasa-Vubu 總統和 Mobutu 上校，希望他們對前任國務總理 Lumumba 施予人道待遇，並准許國際紅十字會醫師一名按一定時期前往探望，同時希望讓他獲得公平的審判。根據同樣考慮，美國政府也認為紅十字會代表應該訪問剛果其他各地。

二一。現在我們接到了秘書長駐剛果特派代表就史丹尼堡目前情勢所提出的一項令人不安的報告〔S/4590〕。我們認為聯合國軍必須採取切實嚴厲的行動，制止東方省境內的暴虐和普遍的殘殺行為。

二二。這種情勢似乎是秘書長十二月五日致 Kasa-Vubu 總統函中所指問題的延續或惡化，那封信這樣說：

“聯合國對 Mr. Songolo 及其他議員仍被非法拘留於史丹尼堡一事，深感遺憾，為了從各方面設法獲得他們的釋放起見，聯合國建議請國際紅十字會檢驗被拘人員，並檢查其拘留地點和拘留情況，此外並應對他們的安全獲得必要保證。”〔S/4571 and Add.1, 附件二〕

我可以在這裏補充，根據我們的情報，Songolo 部長及其他國會議員，經史丹尼堡 Lumumba 派分子非法拘留已逾一月，Mr. Songolo 慘遭鞭答，由於不斷拒予適當醫藥治療的結果，一眼業已失明，而另一眼也可能失明。凡派往剛果的紅十字會人員，顯然也應該探望在史丹尼堡遭受非法拘禁的這些參、眾議員。

二三。雖然我們認為解釋剛果法律不是我們分內的事，不過我們從各方面可以預料，在處置 Lumumba 案件時一定會遵守適當的法律程序。可是在史丹尼堡不幸卻很顯明叛黨使適當的法律程序無法運用；無理逮捕、監禁和任意虐待已成日常現象。

二四。如果安全理事會認為剛果境內法律和秩序問題值得普遍注意和具有廣泛的重要性，那末這些討論便可以發生有用的效果。聯合國的目的是在剛果境內建立條件，以促進法律與秩序和基本人權的普遍遵守，我們對這個目的應該贊同和設法達成。美國認為，如果聯合國所有各會員國充分支持和承認被人稱為剛果現在僅有的兩大制度之一：總統——Mr. Kasa-Vubu——的職位；如果它們充分支持 Kasa-Vubu 總統恢復剛果全境法律與秩序的努力，那末達成那個目的的努力便可以獲得重大的進展。這樣便可以加強聯合國在剛果境內的努力，並使聯合國可以早日集中全力注意如何重振剛果經濟和改良剛果人民生活狀況的積極任務。

二五。這是急需進行的工作——不是以攻擊秘書長或聯合國軍的辦法來破壞聯合國的行動，也不是設法去剝削聯合國軍本身的力量。蘇聯要求召開此次會議完全不是因為希望聯合國在剛果境內獲得成功。它想藉這個會議來再度設法破壞聯合國所作的努力，同時也破壞秘書長的職位。蘇聯慣用的術語說，剛果共和國總統是“賣國賊”，秘書長是“走狗”以及類似的話。這種說法的動機非常卑鄙。這些指控祇是爲了罵人而已，我們認為不值得認真考慮。

二六。美國同意秘書長星期三發言時所表示的意見。他說：

“我相信而且許多人和我一樣相信，經常摩擦——無論大小——已經成了現在世界生活的特徵，這種摩擦使緊張局勢逐漸增加，很容易釀成使我們大家都遭殃的衝突，聯合國組織雖然脆弱，但卻是惟一可以減少這種危險的途徑。我同時相信，要想人類尊嚴受到尊重的人類社會得以發展，我們必須在各方面努力使這個朝着有組織的世界社會進展的步驟獲得成功。”〔第九一三次會議，第二十一段〕

二七．儘管大家反唇相詆、互相指控和反控和因為蘇聯現在將這個問題向安全理事會提出而引起了緊張的局面，可是我們仍然希望幼小的剛果國家在經歷這一番困苦之後，能夠得到若干良好的結果。就我們來說，我們將繼續全力支持經由聯合國所作的努力——我要強調：經由聯合國而不是在聯合國以外——來促進那個多難之邦的穩定和進步。

二八．任何人如阻擾那種努力和片面推行妨礙剛果人民利益及世界和平的政策都難推卸重大的責任，我請蘇聯代表對這種情形冷靜的想一想。

二九．我們已經聽到而且在這次辯論結束以前還將聽到以轉移理事會各理事國和整個聯合國意見為目的而提出的訴諸情感、法律和其他理由的言論。我個人竭誠認為，我們必須考慮的，不是我們自己的威望，不是任何思想——東方或西方思想——上的爭論，甚至也不一定是剛果國內那一個關係集團或政黨應該或不應該取勝的問題；而是應該考慮剛果人民。我們應該記住如果我們使剛果人民遭遇的困難愈大，剛果人民便愈加容易互相殘殺。聯合國顯然不是為了做這種事而設的。我們應該記住我們在憲章下所負的義務。我們的工作應該始終而且永遠為剛果人民打算。

三〇．Mr. ORTONA(義大利)：現在我們正在進行關於實體問題的討論，我想重新聲述我國代表團在第九一二次會議上主張將臨時議程加以更動的原因，當時我們那樣主張，因為我們深信剛果共和國的情勢尤其是該國最近的事件，需要大家本着國際政治家風度來大大努力，需要大家以特別冷靜的態度來估量情勢，因此我們的辯論絕對不能以蘇聯政府分發的那種誹謗聲明為依歸。一個文件用了那種挑撥語氣，並且那樣施用威脅，用了那樣動怒的文字，在外交史上不能不算是一種可悲的創舉。

三一．我們同時不僅以北大西洋條約國代表的身分而且也以聯合國會員國的身分認為不得不拒斥那個

文件內的種種指控，因為那個聲明對聯合國組織最高級而以最大專誠服務的職員施以種種惡毒攻擊，希圖藉以破壞這個組織。

三二．我們還建議根據我們對剛果問題的辯論所一直採取的辦法，以秘書長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函為我們討論的根據，因為我們認為不能把最近再度使該國發生不安的事件單獨看待，而應該更廣泛地針對那裏所有一切難免彼此都有關係的歷史事實來研究。

三三．蘇聯文件和蘇聯代表昨天〔第九一四次會議〕的聲明，相反地卻想把最近幾天發現的事件，一孤立起來，其明顯企圖就是要歪曲歷史情況以遂其爭論的目的和蘇聯對聯合國剛果行動顯欲達到的破壞目的。

三四．事實上在我們聽人講到北大西洋條約國家的詭計和陰謀時，我們便不得不重提剛果行動的最初階段，當時 Mr. Lumumba 曾向美國請求直接援助，美國的答覆表示願意接受這項請求，但以一切援助盡量經由聯合國提供為條件。後來蘇聯的行為卻與美國這種為了增進和支持聯合國努力的態度成了一個顯明的對照。我們大家不久就知道從日益顯明的證據上可以看出，蘇聯正以顯係軍事性的援助供給 Mr. Lumumba 政府。這是對聯合國行動的第一個打擊，同時也就是 Mr. Lumumba 在他本人請聯合國給予大大超過安全理事會七月十四日決議案〔S/4387〕限度的支助之後，對聯合國軍活動，表示厭棄時，終於也給予聯合國的行動以打擊的先聲。

三五．我不想詳細論到使 Lumumba 政府垮台的事件，不過我祇想指出一點，Mr. Lumumba 在終於和聯合國決裂之後，很快地就發現聯合國是他危難時唯一的保護。

三六．其後發生的主要事件，便是十一月二十二日 Mr. Kasa-Vubu 代表團的出席大會〔決議案一四九八(十五)〕。在我們辯論期間內，有些代表認為這件事是在剛果國內事件上偏袒一方的舉動。但是如果我們回頭研究那項辯論的內容，尤其是快要結束時的內容，我們就可以看出大會大多數准許 Mr. Kasa-Vubu 代表出席，實在是支持合法與正統原則的行為。大會核准 Mr. Kasa-Vubu 代表團時，沒有人是勝利者，也沒有人是失敗者；有些人罵西方國家串同起來，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承認 Mr. Kasa-Vubu，並且說大會這種民主程序的結果乃是——照蘇聯代表昨天的話說——“無恥的喜劇”，他們這樣作，是因為他們除了根據勝利或失敗的觀念來思想以外，便沒有辦法思想，因為他們的

政治哲學以擴張主義為基礎，他們不能想像任何人採取一種行動不以這樣一種目的為念。

三七．接受 Mr. Kasa-Vubu 的代表團對於任一政黨來說都無所謂勝利或失敗，假如所有政治力量重新圍繞着這個公認憲法當局，以便協調這個新國家內的各種成分，甚至意見不同的各種成分；如果不能作到這一點，該國就不能恢復正常和重見幸福。事實上集合這些份子舉行一個圓桌會議的計劃業已進行，我們希望這個計劃仍在進行中。有兩個因素可能阻擾這種計劃的實現，一是 Mr. Lumumba 的逃亡，一是東方省境內的不幸事件，關於這些事件在過去數小時內我們已經聽到許多非常令人不安的消息。

三八．我們當然不免奇怪：Mr. Lumumba 的決定是不是說他故意要破壞他所不想有的或者不敢參與的圓桌會議，使它不能舉行。無論如何我想我們可以說，破壞政治協議程序的不是獲得聯合國大會正式充分承認的 Mr. Kasa-Vubu，而是雖然在雷堡市受有保護，但卻逃往莫斯科電臺所謂的“友好土地”的 Mr. Lumumba，因為他那樣作法，該國已經很難收拾的困難，便益發難於收拾了。這就是那些事件的不幸的經過，在這個程中剛果人民千載難逢的機會也許已經錯過了，各方有益合作的途徑也許已經斷送了。

三九．我們祇要默想一下，新近來此的非洲國家代表之一，喀麥隆外交部長在大會最近一次會議〔第九二〇次全體會議〕上所說的話，我們便不得不認為來自剛果以外的破壞因素加深了剛果內部情勢的尖銳的基本困難——人事關係問題和國內人民的需要。他的話是這樣：

“我願意告訴蘇聯代表，儘管蘇聯和它的僕從國設法在我國境內建立顛覆機構。可是它卻並沒有達到叫區區的喀麥隆屈從的目的。”

蘇聯絕對沒有辦法說這些企圖符合萬隆宣言所列的潘查希拉原則之一：“對他國內政不加過問或干涉。”

四〇．聯合國在剛果境內雖然有許多成就，可是那裏的情勢似乎再度充滿了危險，因為它已不再只是一種政治鬭爭——無論這種鬭爭怎樣嚴厲——而是已經到了業已違反和正在違反基本人權的地步。

四一．單把某一事件提出來加以擴大，沒有什麼意義。在剛果情感激烈的環境下，暴行隨處皆可觸發。在共和國境內衝突最厲害的一省內緩和情緒開始出現之際，在史丹尼堡卻有一個新的暴烈的情勢正在醞釀。虐待和違反人權的重大事件正在東方省境內發生。我

們對 Mr. Lumumba 之被捕和所謂遭人虐待一事應該針對這種背景去看。

四二．我們反對各種暴行或任何違反人權的行為。對這種權利和自由的尊重，事實上是憲章的基石之一，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應該本着這種精神採取行動。無論受虐待的是不是剛果人，無論他們是不是 Lumumba 的敵人或者是他的擁護者，是聯合國人員或比利時人，我們認為文明和有秩序的民主的先決條件就是停止暴行。聯合國在剛果的行動就是為了在這個大的變亂之下保障人命。

四三．首先我國代表團認為，我們必須努力以一切方法停止暴行。像國際紅十字會這樣一種公正無倚備受尊崇的組織，在這一方面可有很大的幫助；而且通過探訪和保護政治犯的途徑，也可以使他們那一方面的說法，讓人知道。尊重人類尊嚴和保持人權就是我國代表團願為阿根廷代表團以十分精當的言詞提出的決議草案〔S/4578〕的提案國之一的動機。

四四．這既是四國參照迄今所提各項理由提出決議草案的原因，我們對蘇聯代表所提決議草案〔S/4579〕的意見，就不難令人了解。我們不能贊同那個草案，因為首先，它祇把 Mr. Lumumba 的情勢單獨提出，以圖使整個剛果的戲劇集中於他一人之身，特別是集中於雷堡市的政治情勢。這是一種歪曲該國現時情況的觀念，因為在該國發生紊亂的地點，不幸不祇一處。根據我們剛剛接到的報告〔S/4590〕所說的情形，特別是在史丹尼堡發生的情勢，令我們非常關切。

四五．其次，我們很難同意這個決議草案內所載的請求，因為這項請求是以妨害剛果的公認當局料理其本身事務的權利。

四六．聯合國一定要注意不使暴行、虐待或其他侵犯人權的情事發生。我們不應當採取超過這個限度的步驟和過問剛果內部情勢。我們也不能勉強剛果政府接受安全理事會的禁止它任用比利時籍公務員的決議草案，因為那樣一個草案脫離我們以前所通過的決議案的規定。

四七．我們同時認為在這個過渡和成長時期，因為技術人才的困難和短缺十分普遍，我們不能而且也不應該不讓剛果當局和人民有自行決定和無論任何國籍的外國人合作的可能。

四八．我們當然知道聯合國公務員和直接由剛果政府以雙邊關係僱用的公務員同時進行任務時在工作

上可能發生的困難。無疑地要想解決這些困難，一定要建立適當的協調關係才行，那就是一方面聯合國以它的聲望應該對剛果當局加以協助，而另一方面剛果當局也應該本着中立和切實合作的精神，認識此種協助的重要。

四九。現在，我要講到我的發言的最後一部分，在這一部份中我願意專門討論秘書長的報告書〔第九一三次會議〕和本組織今後可能有的任務。

五〇。本人在就此點發言以前願先促請理事會注意剛果危機開始以來我們行動所本的基本目的，那就是尊重年青的剛果共和國的主權，和獨立統一地位。我敢斷定聯合國沒有一個會員國願意讓這個原則不受重視——因為它是我們的組織基石之一，根據這個原則聯合國機關必須嚴守不干涉剛果內政問題的立場。

五一。在憲章原則的體系範圍內，我們的行動限於以儘量適當的方式來協助剛果依法組成的當局，這是很正確的。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二十二日和八月九日就剛果情勢所通過的三個決議案〔S/4387, S/4405 及 S/4426〕和大會九月二十日所一致通過的決議案〔一四七四(緊特四)]明白地規定了這種限度，而這些決議案也就是聯合國及其官員行動的基本指針。

五二。惟有在我們得到結論，認為已經通過的決議案不能充分應付新情況的時候，我們才能考慮採取其他行動途徑；可是即使遇到那種情形，我們所能採取的行動也要受基於憲章本身規定而有的若干明確範圍的限制。無論如何我們不能採取可能侵犯一國主權的行動。我們可以從旁襄助、提供意見和發出呼籲，不過我們對本質上屬於國內管轄範圍的事項，卻不能硬作主張。

五三。我可以說義大利代表團在基本上認為安全理事會和大會就剛果所作的決議足夠應付過去和現在剛果情勢的需要。此外，我國代表團也深信秘書長過去和現在主持聯合國行動的情形，完全符合這些決議。現在的基本問題是怎樣更加適當地執行這些決議案以便增進除其他事項以外，聯合國機關和剛果地方當局更圓滿更有效的合作。

五四。就這種合作而論，雙方都可能犯了錯誤，但是從對立的雙方對聯合國的抨擊上，就可以充分看出聯合國行動並無任何偏袒。在 Mr. Lumumba 受到保護的期間內，有人對聯合國之給他以這種特殊保護加以抨擊；在他自動秘密離開住處，被剛果軍事當局逮捕

的時候，又有人在 Lumumba 本人已經拒斥聯合國所給予他的保護之後，指責聯合國為什麼不出面保護他。事實上正如秘書長最近向理事會所提報告書內說的一樣，聯合國可以幫助，而且必須幫助剛果共和國，但不能接管剛果共和國。

五五。本着這個精神，我要一方面對秘書長崇高的努力和巧妙的手腕再度稱讚，同時對他所提出的問題提出答覆說我們大家都應該繼續支持。聯合國在剛果的努力。這並不是說有了聯合國，一切的事就可以解決，而是說由聯合國出面是國際社會在剛果人民艱難時期加以協助的惟一健全途徑。

五六。事實上對聯合國行動的一切批評都是出於認為聯合國可以採取超會員國行動的假定，可是那些批評的人同時卻一定一點也不願意將他們的主權放棄以便使聯合國成爲一個世界政府，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事實上應該這樣——只是一個世界組織。

五七。我們認為聯合國行動應該繼續，同時我們還要強調我國代表團絕對不希望聯合國軍的任何一部分撤離。我們認為在這個需要的時候，聯合國在剛果的軍隊應該增加和充實，根據顯明的理由，我們對那枝軍隊削弱後可能引起的後果，不能不表示關懷。我們認為聯合國和它在國際社會支持下所有的威信仍舊是防止冷戰進入剛果領域的唯一希望，爲了這個理由，我們就不能讓聯合國的行動垮台。

五八。爲了這一點和爲了克服已經遇到的困難起見，我們認為聯合國軍和剛果當局首先必須保持最大限度的合作。秘書長承認過去有時會發生困難和誤會，但是我們深信如果在各方面和各階層間有了必要的合作並且體諒到人性的缺點——不管這些人屬於國際組織，還是地方負責人——之後，在工作上應該可以獲得滿意的協調。我特別指的是道義上的合作。不過我們還認為當地聯合國代表，剛果當局，根據雙邊辦法聘用的專家與技術協助人員，應該進一步努力訂出辦法使各方的努力獲得適當的協調，並使關係各方不致發生誤會和競爭的感覺。

五九。我們現在又到了對聯合國剛果行動採取重大決定的關頭。我國代表團認為我們的思考應該以下列基本事實和原則爲準繩：

(a) 承認一個憲法當局，希望這個當局最後能成爲與聯合國合作和該國境內各種政治力量合作的中心；

(b) 聯合國必須在不逾越決議案與憲章所訂的限度內繼續從事恢復剛果境內法律與秩序的工作；

(c) 必須強調，維護人權為在剛果境內建立適當生活方式及維持秩序，法律與民主的先決條件。

六〇. 為了實現這種目的和幫助在患難中的剛果人民起見，最重要的事就是我們在這裏的討論必須對聯合國和剛果聯合國軍有所幫助。這就是現在結束我代表我國政府發言時所要提出的呼籲和希望。

六一. Mr. BENITES VINUEZA(厄瓜多): 在討論安全理事會面前的問題時，我國代表團預備採取完全客觀的態度。我代表團認為如果能把這些苦惱的問題變成冷戰問題那實在是對剛果人民的侮辱。剛果問題必須由剛果自己解決。剛果最後的命運、政府的形式和自主問題都是要由剛果人自己去解決的剛果問題。我們否認剛果的前統治者有權公開或秘密重建殖民政權的權利；那個政權一經廢除，就永遠不能再恢復起來了。同時我們也不相信新解放人民尚未成熟，因而為他們着想應建立某種託管方式的理論。個人道義的最高標準需要我們把“人”當作目的而非以“人”為手段，同樣地，政治道義的標準也要求我們重視人民本身的價值，而不是以人民為達到某種目的的工具。

六二. 我國代表團對剛果人民寄以最深切的同情，因為他們一方面雖然成了一個獨立國而同時內部卻發生了緊張和令人苦惱的紛爭局面。為了這個緣故，我們希望能以最大的諒解精神來研究一切問題。我們深信剛果人民的人格、尊嚴和獨立超越了今日使該國分裂的派系和集團利益。很可能剛果大多數人民與今日的鬭爭沒有直接關係，為了對目前問題求得最容易的解決辦法而妨礙他們的前途，既不應該，而且也不公平。對這些問題的基本解決必須針對將來情況從長考慮，而非根據現在使該國分裂的往往激於感情的派系爭端着想。

六三. 我國代表團復認為理事會並非在這裏討論剛果的全盤問題，那就是說討論這個問題的一切方面和它的解決辦法；這種解決須由大會加以廣泛的研究。我們在這裏所要考慮的，而且急需考慮的，是目前的緊張局勢和為了應付這種局勢所須立刻採取的步驟。

六四. 顯然這個問題與領導權的糾紛和剛果分為對立派系的權力鬭爭發生密切關係。但是這些糾紛和鬭爭不是召開理事會來討論的問題，因為如果由我們去處理這種問題，那便有把理事會變成一個解決會員國政治問題的國際法庭的危險。我國代表團認為，理

事會的召開是因為有了嚴重的違反人權的情事、和眼前就會發生的可能危及成千成萬人生命的重大騷亂和由聯合國考慮採取何種預防行動的需要。

六五. 沒有人懷疑義大利代表剛才所指出的一點：聯合國並不是一個具有無限權力的太上國家。因此如果我們把安全理事會當作一個可以自由行使權力的世界行政機關看待，那就未免荒唐了。我們所須實現的不是那些最好能作到的事，而是那些可能作到的事，可能作到的事就是憲章內所規定的事。任何命令超過憲章所規定的限度和權力，都不能算是適當。因此我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決定我們行動所必須遵守的限度。

六六. 安全理事會面前的事件是權力的衝突、政治領導權的爭奪、政府合法地位的爭執，簡言之是一個內部憲法性質上的問題，如說憲章第三十九條對這個事件適用，那便是對法律作過於牽強附會的解釋。剛果既然是一個自由、獨立的主權國家，這件事無疑地在該國內管轄範圍之內，受憲章第二條第七項規定的保障。

六七. 現在有人根據種種理由批評聯合國在剛果所採取的行動，可是它這種行動並不是自動採取的。這種行動係根據剛果政府本身來電請求而採取的。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二日及十三日 Mr. Joseph Kasa-Vubu 以國家元首名義和 Mr. Patrice Lumumba 以國務總理名義簽發電報[S/4382]提出是項請求。這些致秘書長的電報，請求提供軍事援助；第二個電報並且特別說明所請援助的目的並不是恢復剛果內部情勢而是保護它的領土。我要強調一點，Mr. Lumumba 以國務總理的身分自始就對剛果國內問題和保衛該國領土完整的問題，加以區分，關於前者他並沒有請求協助，關於後者他卻曾經求取協助。

六八. 安全理事會所發的命令大體上也循着這個途徑。最後於七月十四日通過的突尼西亞代表提出的決議案稱安全理事會決定：“授權秘書長商同剛果共和國政府採取必要步驟，向該國政府提供必要軍事協助，直至剛果政府在聯合國技術協助下努力之結果，其國家公安部隊經該國政府認為可以完全應付所負任務之時為止”。

六九. 我願意強調這個命令規定聯合國在剛果的行動，須商同剛果政府進行，這是一個確保此項行動在該國內管轄範圍之外的穩健方法。它並未確立，同時也不可能確立任何衡量剛果政府合法與否的標

準。它根本沒有授權對剛果憲法條文或法律加以解釋來決定何人有權依法行使權力。這種情形在通常情況下根本不會發生什麼問題，可是現在卻是造成困難的原因。

七〇。年青的剛果共和國在政治上的種種困難日趨複雜，這是事實——事實是事實，不會因我們的願望而變更。權力的鬭爭已經到了異常猛烈的程度。在主要因為派系間思想衝突所造成的政治鬭爭之後，接着發生了部落間的爭鬭，因此舊有的仇恨因新的仇恨而益發加深。剛果軍隊的任務在於維持統一、保障秩序與確保和平，可是不幸這個軍隊也未能脫離那種鬭爭，而正在以全力參與這種衝突。

七一。在這種情況下，處於敵對地位的每一派系和自稱可以合法行使權力的領袖都認為聯合國應該保護他們所特有的政治利益，這自然是了解的。但是我不能了解所謂派系之爭應由聯合國代表公斷的議論。他們顯然因為所奉命令的限制不能那樣做法。按照我們個人的同情所在或思想立場，我們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 **Mr. Lumumba** 的解職係非法行為。可是這件事必須參照剛果法律加以決定才行，我們要想不侵犯該國內管轄權，便不能對這些法律加以解釋。我們對剛果陸軍參謀長 **Mobutu** 上校的活動，也許懷有重大疑慮，因為他在九月中旬曾稱“由於對立政府之間的鬭爭，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政府權力當由陸軍接管。”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所有一切在政治範疇內的軍事行動，相當厭惡，不管這種行動發生在非洲或者發生在美州，同時我們對有系統地干涉那個國家內政問題的行為，表示憂慮。

七二。促致安全理事會召開此次會議的事件，是那些內部衝突的結果。這些事件已由秘書長駐剛果代表向秘書長所提的報告書內加以說明。我們沒有理由對 **Mr. Dayal** 的誠實和忠誠表示懷疑。他代表印度出席聯合國的時候，曾有卓越表現，我們那時和他結識知道他是一位極其優秀的人物，對他十分欽佩。因此我國代表團認為他所正式提出的情報都是事實。根據那個情報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相信剛果聯合國軍會有任何助成 **Mr. Lumumba** 被捕的偏袒行為。

七三。不過報告書確曾提到構成悍然違反人權行為的種種事實。我國代表團認為 **Mr. Patrice Lumumba** 及其若干黨徒身受的暴行、鞭打和侮辱和他們被監禁的情形，違反剛果政府在加入本組織時承諾維護的憲章原則。

七四。我們認為關於違反人權的事件，不能每次都援引屬於一國國內管轄範圍的理由。憲章是一個多邊條約，全部規定不能分割。會員國有遵行憲章規定的義務，而在簽署憲章時會員國深知它們國內管轄權多少要受到聯合國國際管轄權的限制。在這一方面我們認為必須要求剛果履行保障人權的主要義務。

七五。本人願略論某些我們聽到的值得我們加以充分考慮的建議。我國代表團也贊成將被捕的剛果領袖立即無條件釋放的請求，但我國代表團相信下令逮捕的權力完全是國家的特權，就另一方面來說，我們也準備支持為保證這些領袖獲得公正審判並按現行法律判決而提出的任何請求，因為那是一項基本人權。

七六。將和解委員會改成研究剛果一般情況和設法謀求永久解決的委員會的建議，值得慎重考慮，不過這件事也許應該在大會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再去研究。

七七。本人在結束時願對幾個決議草案稍為說幾句話。蘇聯所提決議草案[S/4579]內的若干規定，違反憲章，而且在政治上來說，這些規定非常危險。我祇想提及其中的兩點：籲請秘書長設法立刻釋放 **Mr. Lumumba**, **Mr. Okito**, **Mr. Kasongo** 及其他剛果人士並保證恢復剛果政府的活動，這件事完全違反憲章規定；另一件事，請剛果聯合國軍司令立刻解除剛果國家陸軍的武裝，不僅違反憲章，而且構成侵略。同時在沒有更多的資料以前，我國代表團也不能同意對比利時在剛果行動所發表的意見，因此也就不能認可關於撤退比利時軍事、同軍事和非軍事人員的規定。

七八。我現在來談阿根廷、義大利、聯合王國、美國所提的決議草案[S/4578]。根據我國代表團的了解，前文第三段的目的是把保障剛果境內一切居民公民與人權的工作也列在聯合國受命行使的任務範圍之內。這個規定應當列在正文內，當作一項原則的聲明，但即使按照現在的案文，我國代表團認為它的效果縱然不是擴大秘書長所奉訓令的範圍，至少已經說明這個訓令應當解作包括保障剛果居民公民權與人權任務在內。這樣作法十分需要，尤其因為正文最後一段必須根據這個意義加以解釋。

七九。我國代表團將支持任何擴大和闡明秘書長所奉保護剛果人權訓令的規定。無論對何方所犯的，這種違反人權的行為，都值得我們特別注意。我們譴責剛果當局虐待 **Mr. Lumumba** 及其同伴的行為不下於我們譴責秘書長駐剛果特派代表報告書[S/4590]

內所稱史丹尼堡 Mr. Lumumba 擁護者的暴行和可怕的威脅。

八〇．我國代表團本來認為最好能有比希望剛果政府讓國際紅十字會前往訪問被禁人員更加有力的表示。我們相信尊重人權是會員國必須遵守的義務，不是可以聽便的，而剛果必須遵行憲章原則也是無可爭辯的事。雖然如此我們仍贊成將該段列入，因為由國際紅十字會提出報告，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在雷堡市和史丹尼堡兩地被禁人員的實際情況。

八一．正文第三段也為我國代表團所贊成。我沒有為秘書長辯護的個人理由或政治理由，我國代表團也是如此。我們知道他不是絕對不會有錯的，既然是人就難免會犯錯誤，這一點他自己也承認。但同時我國代表團也沒有理由相信他的行動不是本於光明磊落的公正態度，因此我國代表團贊成請他繼續在剛果共和國境內努力恢復秩序和維護人權的建議。

八二．在結束本人發言時我願在此代表我國代表團希望大家能盡一切力量把剛果問題移出危險的冷戰範疇。蘇聯口頭和書面聲明的非常語氣，失去了對安全理事會應有的尊重，不能為理事會內求取富有建設性行動的理事國所贊同。自從大會開會以來大肆謾罵的現象已有四十晝夜之久，我們相信現在是應該和協的時候了。

八三．主席：在安全理事會同意之下，我請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發言。

八四．Mr. FAWZI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主席，安全理事會此次允許我們參加討論，我要向您和理事會各位理事表示我國代表團的感謝。

八五．像以往一樣安全理事會之處理剛果境內為國際間所關心的發展，顯然是它的權力，是在行使理事會的若干特權和職責。像剛果境內目前所存在的這種情勢，不僅足以危及世界和平與安全，而且實際上已經危及世界和平與安全了。

八六．在比利時王國承認和服從為獨立而奮鬥的剛果人民的願望時，它受到世界上許多地區公私輿論的推崇；當時對比利時及其助手對剛果政策及居心的疑慮至少減輕了一部分。不幸，這些疑慮不久又滋生了，甚至日益增加，終至成了具體、醜惡和令人極其不安的現實。

八七．可是在聯合國根據以 Mr. Patrice Lumumba 為首的剛果合法政府的請求對剛果情勢加以迫切考慮

和採取行動的時候，我們曾有理由相信，事件的發展將在嚴格尊重剛果的獨立和領土完整的情況下再度趨向穩健而富有建設性的行動之途。不幸事實上並未如此，現在我們在剛果所遇到的情勢潛伏着十分嚴重的危機。

八八．聯合國把它對剛果的政策曾經毫不含糊地作了如下的規定：

“...商同剛果共和國政府採取必要步驟向該國政府提供必要軍事協助，直至剛果政府在聯合國技術協助下努力之結果，其國家公安部隊經該國政府認為可以完全應付所負任務之時為止；”〔決議案 S/4387。〕

“〔請求：...〕各國勿為足以阻撓法律秩序之恢復及剛果共和國政府行使權力之任何行動，且勿為足以損害剛果共和國之統一、領土完整及政治獨立之任何行動；”〔大會決議案一四七四(緊特四)。〕

“〔請〕秘書長依照上述各決議案之條款，繼續採取有力措施，協助剛果中央政府恢復並維持剛果共和國全國境內之法律秩序，且保障其統一、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以利國際和平及安全；”〔同上。〕

八九．這就是聯合國在它本身決議案內所訂的目標。我把它們再度提及，因為我覺得而且大家都可以看到這些目標被人遺忘的次數實在太多了。實際上發生的而且仍在繼續發生的情況是：比利時殖民主義在他人協助和唆使之下又以頑強的姿態重新回到剛果；剛果真正領袖和代表，包括國務總理、參眾兩院主席及其他部長與議員為陰謀所逞，受到野蠻的待遇和監禁——受害的是他們而不是 General Naguib，儘管 Mr. Kasa-Vubu 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熟能詳的指控，可是 General Naguib 卻很自由，並未受到虐待；我們看到現在統治剛果的是一羣五顏六色的小丑和外國的流氓騙子，他們的收入不是不知從何而來，就是大家都知道來自若干帝國主義國家，而後者卻是一般情況。我們看到剛果合法政府被剝奪了一切行使權力的可能，而且根本無法和人民保持接觸。我們看到 Patrice Lumumba——他仍然是剛果政府的合法首領——被剝奪了最起碼的人權；他即使在監牢裏或者被人將他雙手綁在背後拖上街去遭受羞辱，但是憑他自己的作為和他所維護的立場，他卻比反動和殖民主義所有的一切力量和所有的一切丑類強大得多了。

九〇。我們在聯合國是不是祇通過一些紙面上的決議案，而在這些決議案被人嘲弄或輕蔑的時候，我們徒為無益的憤懣而已呢？難道我們永遠在這裏祇能在口頭上說說幫助剛果，而讓帝國主義在那裏為所欲為嗎？難道我們要一再地被帝國主義的力量和世界上的惡勢力壓倒和踐踏嗎？對於這些問題的任何一部分或全部的答覆如果是“是”，那便無異否認我們的智力和攻擊我們本身生存的核心。

九一。聯合國經不起而且絕對不可採取在剛果祇管閒事和亂撞一番的辦法；也絕對不可自甘處於束手無策的旁觀者的可憐地位，眼看比利時和帝國主義重行回到剛果，而不知此種趨勢如果繼續下去，不予扭轉，以後我們對剛果便不能再作什麼幫助，因為那時剛果所餘下的，已經沒有什麼可資幫助的地方了，這種情形難道還不十分清楚不容表示異議嗎？

九二。正如秘書長聲明〔第九一三次會議〕所指出的那樣，剛果境內所發生的事顯然已經把我們起初在那裏負擔職責時所根據的假定改變了而且還在不斷的改變着。

九三。根據這些考慮和其他有關的考慮，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非常遺憾地已經得到一個無可避免的結論：它不願成為剛果境內帝國主義的無恥和不能容忍的行動的當事一方，也不願親眼看見這種行動的實現，因此終於不得不決定將現在在那裏參與與聯合國行動的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軍隊撤退。

九四。同時阿拉伯共和國就它自己這一方面來說仍將一本向有的堅決態度為剛果的獨立和領土完整以及為了憲章而繼續奮鬥和加倍努力，以求取聯合國的勝利和必要的完整地位。

九五。若干人士其中大部分人出於善意似乎很不高興和反對任何認為聯合國剛果行動失敗的說法。可是這些人很難說，也很難希望我們認為那個行動是一個驚人的勝利。在這一方面秘書長曾於十二月七日在安全理事會中聲明，他和我們其餘的各位一樣並不認為聯合國是永遠不會錯的。而且在這裏我們可以提及一種令人欣慰的情況，那就是聯合國固然有許多次失敗，如在巴勒斯坦、阿爾及利亞、和至少到現在為止的剛果，但是它也有幾件成功的事；我們在這裏以感激的心情，而且我們也可以悲痛地加一句，我們祇能以緬懷往昔的心情提及一件事，那就是我們大家都記得——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特別記得——在蘇伊士危機暴發、幾乎將聯合國和世界和平打得粉碎的時候，整

個聯合國和以 Mr. Hammarskjöld 為首的秘書處曾採取高尚、無畏、機敏和足智多謀的立場與行動。

九六。在這個時候請准許本人提出，處理某類問題的聯合國機關應該經由它們所委派的機構或利用其他辦法，與秘書處充分、密切合作，就它們所通過的決議案的實施問題，更加直接與更加積極地負起它們所應負的責任。最近幾年，我們日益養成一種習慣，把許多事情都拋給秘書處辦理，以致到了一個程度，在許多人心目中，已經把秘書處和聯合國當作一回事，“讓 Dag 去辦”已經成了現時一句口頭禪。聯合國機關這種逃避主義，無論對秘書處或對整個聯合國來說，都很不公允。然而這個辦法一直都在那裏採用，直到剛果事件發生以後，那個事件成了打斷駱駝背或幾乎打斷駱駝背的一根稻草——那是怎樣粗的一根稻草呀！

九七。現在我們大家必須對目前情勢，最後還要對其他情勢，從新採取更加現實、更加負責任的措置。我們必須毫不猶疑地採取這樣一種措置，就剛果來說我們必須始終記住，我們的目標是保障該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

九八。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顯然須將攔在我們路上的障礙迅速掃除。其中最大而最嚴重的障礙就是屢次出現、頑強、而現在正在支配整個剛果局面的帝國主義。此地或其他任何地方沒有人能懷疑，祇要帝國主義在剛果繼續存在，即使換了一個名稱，紛爭“走狗行為”和對剛果獨立和領土完整這個觀念的破壞便將繼續存在。同時也沒有人能懷疑，一旦帝國主義消滅，走狗便會消滅，該國的真正領袖才會再度切實處於領導地位，統一和獨立不但可以實現，而且還會迅速地鞏固起來。

九九。對關係各方，尤其對比利時應該進行游說，必要時並應施以壓力，以便迅速制止外國對剛果事務的干涉。

一〇〇。同時應立刻將目前已經被捕的 Mr. Lumumba 及該國其他領袖釋放，讓他們能夠完全行使官方職權和人權。

一〇一。此外聯合國應該採取更加積極的態度，俾剛果不致處於祇會由比利時人和比利時統治來填補的真空狀態，並澈底消除可使比利時重回剛果的任何虛偽藉口。

一〇二。忽視或看輕這些任務的龐大和複雜性，不僅不應當，而且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不過本組織一定能集合充分的力量和利用足夠的機智，充分而

光榮的實現這些任務。如果我們祇想執行一些輕而易舉的任務，那末我們便很難做出什麼有價值的工作。

一〇三．我願重提 Nasser 總統今年九月二十七日向大會致詞時所說過的話：“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認為，凡事都應該恢復原狀。爲了糾正錯誤，就不得不重新建立原有的情況”他又說：

“如果我們當中任何一位認爲回頭路難走而以既成事實爲糾正全盤情勢的真正基礎，那我就不得不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和我們那一部分世界所遭受的痛苦向各位警告和勸諫。寬恕一個錯誤便絕對會產生一連串其他錯誤，錯誤的種籽，如任其生根——不管是怎樣小的一顆種籽——不會因時間而被埋沒。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種籽便會愈長愈大。過了一年，它的枝節和複雜性便會隨之增加。”〔第八七三次全體會議，第一二八段。〕

一〇四．我國代表團曾經仔細研究阿根廷、義大利、聯合王國和美利堅合衆國所提的決議草案和蘇聯代表團所提的另一決議草案。

一〇五．我們認爲這兩個決議草案中第一個決議草案在目前情況下根本不能符合剛果、聯合國和全世界人民應有的期望。那個草案甚至連略事探討解決辦法的意思都沒有。它並沒有所謂扳牛角而擒牛。它甚至不敢走到比較靠近牛的地方去。它所規定的不過祇是說在剛果對人權應該尊重。這是很好的事——不過該決議草案所建議的也就是如此而已。那種作法好像是在紀念世界人權宣言的簽訂，關於這個宣言的簽訂日我們明天就要慶祝了。那個決議草案的起草人對嚴酷的現實，對偉大的人類價值，對此事的涵義和涉及的緊要問題，果真就忘掉了嗎？提出的不管是什麼答覆，總難免使人失望。今天我們在剛果所遭遇的危機之嚴重和這個可憐而怯懦的決議草案相形之下，實有天淵之別。

一〇六．在另一方面，我們覺得大體同意蘇聯代表團所提的決議草案。我們認爲這個草案可以符合這個場合的要求，大膽而堅強地對付了現時的情勢，它所建議採取和實施的措施完全符合聯合國所已通過的各項決議案。

一〇七．在本人結束發言以前，我認爲由於本人今天向安全理事會所提出的意見，我應該引述前面已經提到的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總統向大會致詞中的下面一段話：

“我覺得我責任所在應該說，我對聯合國、聯合國憲章、聯合國工作和本組織處境說過的那番話，目的並不是要批評任何人或使任何人難堪，而是出於我們對聯合國和聯合國憲章的關心，和我們對聯合國的充分信念。我們曾經在對帝國主義鬭爭和作戰期間和聯合國一起經歷過它最光榮的日子，我們認爲聯合國在我祖國經歷困難的時候給予我們的合作是國際社會前途最光明的希望之一，我們曾經親眼看到聯合國在我國境內爲了它的原則和爲了憲章創下最偉大的勝利紀錄，我們曾在我國境內看到聯合國真的成了駕乎帝國主義野心和各大國利益之上的機構。”〔同上，第一五二段。〕

一〇八．主席：在理事會同意之下，我請印度尼西亞代表發言。

一〇九．Mr. WIRJOPRANOTO (印度尼西亞)：我感謝主席和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國准許本人參與此次討論，和提出印度尼西亞對日益惡化的剛果情勢的意見。我願明白而正式地向安全理事會表達蘇加諾總統對剛果境內事件的深切關懷。

一一〇．今年九月十六日我首次向安全理事會發言時〔第九〇五次會議〕我曾經說剛果境內的鬭爭實際上是民族主義對殖民主義的鬭爭。九月十九日我在大會第四緊急特別會議中發言時〔第八六三次會議〕，也曾強調我們在剛果所面臨的是民族主義與殖民主義的生死鬭爭。今天我願重申和再度強調剛果問題是一個復活的民族主義和垂死的殖民主義之間的問題。

一一一．在這個鬭爭當中，印度尼西亞自然站在民族主義方面。印度尼西亞維護剛果的民主，反對殖民思想所策動和支持的恐怖和暴政。

一一二．像希臘神話中的九頭蛇一樣，垂死的殖民主義正在剛果把它的許多頭豎起。我們必須把這條九頭蛇除掉。我們必須把它燒出非洲心腹之地。這是恢復剛果法律與秩序的先決條件。

一一三．剛果問題的主要特質事實上並沒有改變。不過過去數月的事件變動很快，以致在剛果產生了一種更加不妙的情勢。在審查這些事件時，我將以聯合國報告書和文件以及秘書長十二月七日向安全理事會報告〔第九一三次會議〕時所發表的意見爲指針。

一一四．在那個報告內，秘書長說 Mobutu 政權建立以前，儘管有某些困難存在，但是已有合理的奠立剛果共和國復興基礎的希望。在這個比較早的期間

內，剛果國家陸軍“大部分沒有舉動，有時其若干單位還與聯合國取得協議，自動解除武裝”。〔同上，第三十八段。〕

一一五。可是自從 Mobutu 上校篡奪政權以來，這一切都改變了。隨着 Mobutu 政權的建立，剛果境內普遍的出現了恐怖和毫無法紀的狀態，人權和自由完全不受重視；剛果國家陸軍也陡然出現於政治舞臺，分裂成若干派系，使該國瀕於內戰的邊緣。聯合國軍隊和非軍事性行動直接受到蠻橫的挑釁。衝突已經發生，雙方都有死亡。最近剛果當局企圖阻撓聯合國運輸，包括戰略物資的移動，這種行為照 Rikhye 准將的話來說，是迄今對聯合國剛果業務“最嚴重的挑釁”。

一一六。這一切情況，令人不能容忍。聯合國負有維持法律與秩序的使命，勢不能繼續以漠視或猶疑的態度寬容剛果這個非法、違憲、反民主、一手造成無法紀和恐怖狀態的政權。

一一七。本人這種看法，並非純粹本於道義或理論立場。Mobutu 政權的出現並不完全是剛果的內政問題。誰是 Mobutu 政權實際上的負責人？這個政權是怎樣在剛果出現的？它的維持費用是誰付的？它的武器和供應品是從那裏來的？那些人是它的教員？在對這些問題求得答案時，我們便不可能不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剛果境內 Mobutu 政權的建立是一個國際問題，而不是一個國內問題。我所用的事實又是完全從聯合國官員的報告書中得到的。

一一八。Mobutu 政權能繼續左右剛果，完全因為比利時軍事人員、同軍事和非軍事人員又回到了剛果。比利時人，受到他們朋友的鼓勵，一直在那裏參與和指導這個非法和反民主的政權。這個政權和它的私用軍隊藉了外界技術和財政協助才能鞏固起來和繼續維持下去。它建立在外國的干涉的基礎。這正是剛果聯合國軍所應當剷除和防止出現的情況。這是它應剛果共和國合法中央政府之請所要負起的任務。

一一九。正如秘書長所指出的一樣，安全理事會決定向剛果共和國中央政府提供必要軍事協助的法律根據就是比利時軍隊在剛果干涉所造成的對和平與安全的威脅。但是那個干涉和今天正在進行的干涉有什麼不同呢？公開的武裝侵略和策動與支持一個恐怖政權——即使現在為這個政權裝上了一個剛果外表——之間，當然沒有什麼分別。在原則上和動機上同樣都是外國干涉。

一二〇。令人遺憾得很，比利時現在還沒有意思讓剛果處於和平與自由狀態。從基本上來說，自從本年六月三十日以來，情況絲毫沒有變更。比利時仍然祇想給剛果一個虛假的政治獨立的外表，而同時卻抓住剛果的軍事和經濟的實質。殖民主義——尤其可惡的是它的欺騙——正在傷害剛果。它正在破壞聯合國的職責與義務。這種情形大有使剛果捲入內戰的可能，而這種內戰很可能成為國際熱戰，所有這一切不僅會使剛果人民而且也會使整個非洲，事實上整個世界陷入悲慘和苦痛的境地。我可以冷靜而堅決定地說，比利時殖民集團和它們的支持者在剛果玩的是非常危險的把戲。

一二一。因為我們知道在剛果所牽涉的是怎樣的一回事，所以我們才和其他會員國一同派遣軍隊前往該國。我們將繼續盡一切努力消除緊張甚至衝突的原因。顯然，在我們認為正當的時機，我們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絕對不讓我們派到剛果的軍隊事實上幫助了殖民主義者。

一二二。西方國家常常告訴我們提防共產黨的顛覆。然而在非洲心腹之地剛果圖謀破壞一國民族獨立和領土完整的卻是比利時的陰謀。在剛果共和國這個主權國家境內煽動和支持顛覆行動的是一個西方的殖民國家。這是實際上當前的情況。

一二三。有人說不能罵聯合國在剛果失敗了。它不是該國過去事件的煽動者。但是我們不能同意聯合國因此便完全對這些事件沒有責任。印度尼西亞代表團在安全理事會和在其他場合，自始就曾強調我們必須給剛果共和國合法中央政府以完全和一心一意的支持。聯合國現在——現在已經為時已晚，也許這是最後的機會了——如不幫助和扶持一個穩定的剛果中央政府的重建，如不最後制止外國的干涉和顛覆，那末聯合國便會真的失敗了。那將是聯合國的失敗和剛果的損失——不僅如此，而且也是全世界的損失。

一二四。對秘書長十二月七日向安全理事會所作陳述中的若干要點，我們也完全熱烈贊同——這些意見在秘書長駐剛果特派代表九月間所提第二進度報告書內已間接表示過。我們同意目前情況發生變化，聯合國真正任務是什麼，實在是一個需要我們儘量慎重考慮的問題。如果我們要想避免混亂和無政府狀態，我們認為七月份的需要，現在並未消滅，而聯合國軍派往該國的原有理由且仍然存在。特別是我們認為在剛果軍隊超越憲法範圍和不守民主政府法則干預政治

的情況下，聯合國顯然對本理事會所想實現的目的不能有所幫助。

一二五。可是我們真不了解何以根據這樣的估計會得出一個結論說在目前情況下聯合國甚至要更加約束和切實減少其在剛果的工作。問題的癥結就在這裏。我們認為在反民主和違憲的統治之前主張更加約束和減少聯合國的工作，實將使聯合國成為這種發展的旁觀者——即使不是共謀。我們相信聯合國不僅不應該停止活動，而且應該積極鼓勵和幫助恢復憲法和民主統治。如果這一點不能做到，它便應該離開剛果，而不應該留在那裏陪襯一種悍然違反憲章宗旨和原則的情勢。

一二六。我們剛得到秘書長關於史丹尼堡和東方省境內發展情況的報告書[S/4590]。我先不論這個報告書的實際內容，不過我要強調這個報告書證實，容忍非法情勢一定會招致更多的騷亂。如果聯合國默認剛果違憲政權的繼續存在，那末聯合國便將接二連三遇到混亂和無政府局面——充滿爆炸性的局面。

一二七。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看到聯合國在剛果的使命的混淆狀態。因此，我們相信要想消除這種混淆惟有如我所說依照憲章義務和本理事會的期望從寬解釋這個使命，要不然，就使本組織完全離開剛果。

一二八。我國代表團的意思並不是要告訴安全理事會怎樣做法就可以迅速恢復剛果的法律與秩序。不過有些不可缺少的步驟，我們認為理事會必須奠定。第一，安全理事會應該宣佈反對 Mobutu 政權，因為以維持法律和秩序為職責的本組織不能承認一個非法的恐怖政權。其次，理事會應該再度要求剛果境內不在聯合國管轄範圍之內的比利時軍事和非軍事人員，全部撤退，因為如果外國陰謀和干涉繼續存在，剛果的和平與復興就永遠不能實現。第三，理事會應該要求釋放所有被監禁的剛果民族領袖，因為這是為恢復國家統一而和解的先決條件。

一二九。恢復憲法與民主政府、停止殖民干涉和陰謀、立即釋放一切被禁的剛果民族領袖：這是我們認為聯合國為幫助剛果共和國恢復法律與秩序所必須採取的三個密切關連的步驟。

一三〇。這就是我願意心平氣和儘量簡單明瞭向各位轉達的我國代表團的意見。這些意見反映了印度尼西亞政府和人民對剛果境內事件的深切憂慮和關懷。

一三一。主席：在我未請發言人名單上下一位代表發言以前，我要請秘書長發言，因為他想對剛才那位代表所說的某幾點，提出若干解釋。

一三二。秘書長：剛才那一位卓越的發言人，對聯合國行動必須繼續進行的假定和本人在此方面所發表的若干意見，雖然表示贊同，但對本人根據這種假定所作的結論，卻覺得很難了解。因此他向我提出——間接地提出——一個問題，就是我所說的需要大事約束，究竟是什麼意思。我認為這個問題也許應該立刻解釋清楚才是。印度尼西亞代表所指的那一句話是這樣的：“這種調整”——那就是說針對目前情況的調整——“使我們目前難免要大事減少我們的工作和大大地減少我們所能提供的協助。”〔第九一三次會議，第六〇段〕。

一三三。這當然並不是指工作的精神和一貫性而言。它指的是很實際的情況，這一點很容易說明，比如說我們當然不能繼續訓練一枝已經成為政治工具的軍隊，我們也不能在財政上幫助一種預算，假如這種預算的一部分開支性質與我們的目的是相反的。

一三四。主席：經安全理事會同意我現在請喀麥隆代表發言，今天的會議在他發言以後，我們恐怕就不得不暫且停止。

一三五。Mr. OWONO (喀麥隆)：在全權證書審查委員會報告書由大會審議的時候，聯合國必須決定在此的兩個剛果代表團中，那一個有資格代表剛果；喀麥隆外交部長 Mr. Okala 在第九一八次全體會議上已經明白表示我國代表團對聯合國與剛果關係問題的立場。關於安全理事會現在所討論的問題，我們的立場也是一樣。那個立場就是維護法統、人類自由和國際法的立場。這是一個簡單的立場、正當而無懈可擊，正是因為它簡單明瞭，它才能在促致理事會審議目前議程的許多攻擊和大規模的陰謀之下，屹立不動。我們祇要查閱討論的基本材料，即蘇聯代表團關於召開會議的請求和蘇聯政府關於剛果情勢的聲明，就可以看出這個立場的可貴。

一三六。我國代表團認為協助理事會最好的方式，就是參照聯合國以前關於剛果共和國的決議扼要地分析那個聲明內的各項因素。

一三七。首先我國代表團認為遺憾的一點就是，這次理事會會議對大會最近所作把第十五屆會議程上關於剛果情勢的那個項目無限展緩審議的決定〔第九一三次全體會議〕，表示疑問，這個目的雖然沒有明

說，但實際上很難隱瞞。延期審議的請求是迦納提出的，並且得到蘇聯代表團的同意。根據那個決議，關於剛果情勢的討論，須俟當時預備前往剛果的和解委員會有所行動後再為進行。

一三八．我國代表團不擬重提它當時對那個委員會的真正目的所表示的懷疑，而祇想專論聯合國討論剛果情勢所不能脫離的法律事實。

一三九．因此我國代表團認為這就是安全理事會在這個相當不合宜的時機召開會議的幕後動機之一；事實上從蘇聯政府對剛果情勢的聲明[S/4573]所得到的印象，就是如此。我不想討論這種以歪曲程序和侮辱各國代表團誠意為目的的手段。

一四〇．喀麥隆代表團的立場仍和它最近在其他情況下所採的立場一致，剛果問題既經大會表決暫緩討論，因此喀麥隆代表團認為除非按照程序——即經三分二多數同意，它將儘可能反對任何重開此重辯論的企圖。

一四一．我之所以不得不說當前我們遇到一套迂迴策略的理由不僅基於蘇聯聲明的語氣，而且也基於蘇聯決議草案內所載提案的目的，這個草案前文第五段稱：“堅決譴責比利時及其他殖民國家繼續對剛果共和國內政之干涉，此種干涉有損共和國之獨立與領土完整，妨害國家機關正常任務之行使並對世界和平與各國人民之安全發生日益增加之威脅。”決議草案最後請“依安全理事會決定派往剛果之軍隊統帥部立即解除 Mobutu 恐怖匪幫之武裝”。

一四二．此外，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於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九日致電秘書長[S/4593]稱：

“值此絕大多數人民及其代表紛紛擁護這個崇高主張之際，聯合國機關絕對不可幫助帝國主義國家及殖民主義者所進行的陰謀和對剛果共和國自由與獨立的攻擊。”

這個文件結束時這樣說：

“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堅決主張立刻採取步驟，釋放被捕的剛果國務總理 Patrice Lumumba 和其他若干位部長與議員，召開該國依法選舉的議會，制止侵略者及其代理人。

“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政府完全支持蘇聯政府關於剛果情勢聲明內所提出的提案，並籲請立即將此類提案付諸實施。

“保加利亞政府認為安全理事會通過的剛果決議案和目前對和平發生的重大威脅，使聯合國有義務依聯合國憲章的原則採取緊急有效步驟，恢復剛果共和國的正常生活。”

一四三．喀麥隆代表團認為蘇聯的這個文件和蘇聯殖民地聲明的干涉手段所表示的意見都不符合大會關於暫停討論剛果問題的決議。

一四四．依照這個思路，我必須說，從蘇聯所採取的程序來看，和上面那些文件類似的文件，也許已送達理事會，明天總會發表，而且今後理事會可經以放心，一定還會有其他許多文件，由在此出席支持蘇聯觀點的蘇聯殖民地提出。

一四五．我國代表團認為這樣一種旨在非難大會決議的程序，其目的不過是為了妨礙大會的正常工作而已。我不想討論這種手段，因為它的目的在於歪曲程序和侮辱各國代表團的誠意。

一四六．我現在回到你們議程上的一個重要項目，在原則上那就是關於前國務總理 Patrice Lumumba 被捕問題的項目。蘇聯政府關於剛果情勢的聲明似乎說安全理事會的召開是為了討論剛果近來發生的事件。這是根據那個聲明開頭一段所得到的印像；可是那個文件有八頁之多的議論，沒有一處提到被捕問題，其中所載的不過是一篇我國代表團絕對不願以屈從態度加以容忍的辯證議論。無論如何喀麥隆代表團認為它總應該對安全理事會的工作有所貢獻。為了這個目的我們的討論祇限於蘇聯代表聲明，支持蘇聯的各國代表團大體上也像應聲蟲一樣重述這個聲明裏的話；至少那些不能獨立思想、把蘇聯所常說的矛盾話當作福音真理的代表團已經那樣作了。

一四七．關於 Lumumba 被捕事件，蘇聯聲明說：

“從剛果最近的事件上可以看出在美國領導下的北大西洋公約殖民國家，已在公開推行一種消滅剛果共和國議會和以 Mr. Patrice Lumumba 為首的合法政府以及破壞剛果人民所贏得的民族獨立的政策。國務總理 Lumumba，剛果參議院議長 Mr. Okito，眾議院議長 Mr. Kasongo，以及其他若干始終忠於人民的部長與議員之被捕和遭受殘酷的虐待，以及殖民主義者和他們僱用的特務在剛果所施展的恐怖，都表明北大西洋公約集團在聯合國旗幟掩護下對剛果共和國所進行的帝國主義侵略已經進入了新的和更加嚴重的階段。” [S/4573, 第一段。]

一四八．我要代表我國政府從速聲明，蘇聯應該了解，如果一國對非洲的關係不致“失卻平衡”，它必須妥為迅速計及非洲已在國際舞台上出現的這個因素。蘇聯聲明中第一段和其後的文字好像說，在剛果共和國境內沒有剩下一個剛果人，而祇有“在美國領導下的殖民主義者，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國家”。這種說法在某些國家內也許會有若干效果，可是非洲卻不能讓人歪曲關於它本身的事實；剛果共和國是一個事實，它的政府和制度也是事實。這個姊妹國家現正處於水深火熱的情況中，我們必須終止這種情況；但是我們可以斷言，如果故意忽視它的存在，那便將是一個重大的錯誤。非洲人當然可以問蘇聯究竟會不會有一天明白非洲大陸不能而且絕對不會用作冷戰的戰場。我國代表團無論對西方或對東方都不用有所交代，喀麥隆共和國決心保持它是非洲國家的地位。我們很尊敬亞非國家所組成的中立集團，但是鑒於其中若干國家的態度，我們認為中立集團不久就會中立化了。

一四九．我國代表團將繼續忠於它自己和非洲的傳統，如果它不得不對世界各大國之間的糾紛採取立場，那個立場也就是和我們由來已久的理想——即尊重法統、基本國際法、論理、和顯而易見的常識。

一五〇．可是蘇聯代表團向我們表示剛果境內已經沒有剛果人了，除非剛果共和國在若干非洲國家的壓力下接受莫斯科的訓令，那裏就是沒有一個剛果人。我國代表團認為這種似乎把各方對非洲所表示的深重關懷寄託於一個條件之上的錯誤，值得憂慮；對於這種情形如果要找例證，祇要看最近關於茅利塔尼亞加入聯合國問題的表決和它所引起的討價還價現象就夠了。在這裏應該指出沒有人敢說他對非洲的貢獻比非洲人自己對非洲的貢獻更大。我們錘煉出我們的獨立，我們深信沒有任何力量——我重說一遍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們恢復非洲大陸曾經暫時喪失的個性。這是我們的責任，我們一定要履行這種責任。但是我們也要提防任何敗壞這種勝利——非洲對外國聯盟勝利的名譽的企圖。我這話的意思是指把不是非洲的東西，把在理論上和事實上使我們對自私自利、唯物主義、無神主義——簡言之就是對任何與非洲文明、歷史、和傳統衝突的人類思想所取得的輝煌勝利減色的東西加在我們頭上的企圖。

一五一．非洲的傳統是一個確立的事實。今天某些國家，以其傳統來說，其制度和法律只有四十年的歷史，四十年前的歷史和它們現在是兩回事；可是非

洲在大體上卻仍然忠於它自己，忠於它的傳統，忠於它引以自豪並擬繼續保存的非洲文明。

一五二．蘇聯聲明第二段中又說：

“殖民主義者想剷除剛果國家領袖和剛果人民的政治領袖，以使用他們自己所歡喜的人如 Mobutu 和 Tshomhé 之流來代替這些領袖。他們正在爲了那個無恥的目的僱用剛果人民的賣國賊 Kasa-Vubu。”

一五三．我必須說蘇聯似乎故意忽視非洲和非洲人民的歷史。這就是共產集團各位卓越代表純理論性聲明中出現的情況，那些聲明當然總是事先擬就的，可是它們既沒有顧到歷史的事實，也沒有顧到目前的現實。蘇聯政府指 Kasa-Vubu 總統爲“剛果人民賣國賊”，我國代表團不能接受這種歪曲事實的說法，我們一定要提醒蘇聯政府 Joseph Kasa-Vubu 是剛果共和國獨立的唯一前鋒，惟一促成者。不久以前有一位代表在這個講臺上曾經強調大多數非洲領袖都曾坐過一個時期的殖民主義者的監牢，在我響應這位代表的言論時我實在用不着提醒大家，我完全贊成對殖民主義時代所發生的鎮壓行爲加以譴責。但是 Kasa-Vubu 總統也曾坐過監牢，其原因也正是因爲他是爭取非洲復興，特別是剛果復興的戰士，不把這個事實提出，那簡直是故意隱瞞真理。

一五四．Kasa-Vubu 總統的歷史是人所週知的，他在剛果獨立鬪爭中的不屈不撓的精神已經成了非洲歷史的一部分。偉大的剛果人民是不可輕視的，他們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取得剛果獨立和國際間的主權地位，我們對他們在鬪爭中所有的輝煌表現，致以敬禮。說 Ileo 和 Kasa-Vubu 是賣國賊，而承認一位後進者 Lumumba，實在是對真理的歪曲。這就是我國代表團有權提醒蘇聯代表團和蘇聯政府，剛果人民和整個非洲對 Kasa-Vubu 非常感戴的原因。

一五五．那個聲明接着說：“他們實際上正想把該國行政移交新(美國)舊(比利時)殖民主義者，這兩個國家彼此之間正在進行密切合作，同時它們也正在和非洲的葡、英、法殖民當局進行親密的合作。”

一五六．我國代表團相信並且可以斷言這種指控純粹是一種幼稚行爲。在座的九十九國代表當中，我想沒有一個人相信一位領導對殖民主義進行雄偉而勝利的革命運動的人會陡然變成殖民主義的走狗。我問我自己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把上面所引的蘇聯聲明中的文字反轉一下——換言之，就是假如把政權移交和

蘇聯集團內其他國家的殖民主義者親密合作的蘇聯殖民主義者共產行政當局——那末蘇聯是不是會承認剛果獨立是一樁事實，Kasa-Vubu 總統是不是會被認定為總統，他的行動是不是會被認為正當合法呢？我國代表團相信這種希望和它的實現之間有着很長大的距離。沒有外國的保證，剛果也能存在。

一五七。最近有兩位外交代表，因為他們行為不當和悍然漠視國際關係的基本法則而被逐出剛果。我們認為這可以當做那些對剛果事務加以令人難於忍受的干涉者的教訓。

一五八。大體而論那就是任何名符其實的非洲國家對蘇聯若干論證的正常反應。其他若干詞句如“數以千計的比利時人”和“主要殖民國家重分勢力範圍和股份……”等，我認為這些都沒有一提的價值。不過我要加一句，在非洲的俄人聚集地對於怎樣安插愈來愈多不斷增加的蘇聯移居人民一事，已經到了窮於應付的地步。我在這裏不想提及，就對剛果的技術協助問題而論，雷堡市蘇聯大使館開設以來的幾星期內，已經充分證明蘇聯協助的確切性質和協助所走的方向。我對於蘇聯飛機的事件，也不想說一句話；同時我也不想談論這些飛機上的航行人員和交付他們擔任的神聖使命。

一五九。我也不想提醒安全理事會，某些被逐出雷堡市的外交使團，因為已經得到不久可以回到雷堡市的諾言，而正在非洲另外一國首都等候剛果境內的新發展。大會承認 Kasa-Vubu 有權提名剛果代表的決定，使這些使團回去的事，大成問題。因此關係方面立刻採取行動。Kasa-Vubu 總統差不多還沒有由聯合國會所回去，國際秩序的敵人便採取一項不顧一切的措施——令東方省脫離。這個措施最終的目的就是要破壞 Kasa-Vubu 總統回去以後所將出現的穩定狀態，同時並將前國務總理 Lumumba 重新捧出。這種大膽的企圖已經完全失敗。我們過去以為剛果是紊亂和漫無組織的犧牲者，並且以為它的軍隊是一羣沒有紀律的烏合之衆；可是這枝軍隊在 Patrice Lumumba 意外逃亡以前所表現的效率令人無可質疑，同時事實證明這枝軍隊和最高統帥 Mobutu 上校當局之間是團結一致的。我對這種成就實有難以掩抑的讚佩之感，因為這個成就把非洲真正敵人手中所有或者以為他們手中所有的一張王牌奪去了。

一六〇。剛果的一個公民被捕。他與剛果國家的關係受剛果法律的決定，他必須向剛果共和國法院對

他的行動有所交代。我願在此補充一句，這件事的全部報導，充滿了許多以無中生有的文件為根據的論證，我國代表團認為迄今沒有任何新的事實可以證實這種說法。我對若干不值一文的理由，已經加以討論，現在除了說 Lumumba 的被捕基本上不是聯合國所應過問的事以外，不想再說什麼。剛果的一個公民並不因為他一度曾有國務總理的頭銜，就成了一個國際公民。如果他是剛果人，他就要對剛果的法律負責。

一六一。聯合國不能代替剛果國家來判斷剛果公民的行為。我們這裏所有的是一樁在國際舞臺上出現的事件，這種事件在世界上若干地區常常發生。在許多國家內，政府為政變所推翻，通常為軍事政變所推翻，並沒有發生請世界組織出面干涉的事。我不想舉例，因為我不願說出名字來牽涉本組織某些會員國；但是政府傾覆的歷史，我們大家一定都很知道。本組織沒有被人請來干涉所有這些政變，因為它對任何一國的內政，不能斷定是非。我想在這裏說明，目前這個事件與政變無關。Lumumba 是根據剛果國由法律而被捕的，因為事實證明他的行動違害政府，違害剛果共和國。這不是什麼政變，這是一種通常的國內治安措施。

一六二。在我沒有結束發言以前，我一定要就蘇聯代表團對秘書長所施的攻擊說明喀麥隆政府的意見。

一六三。我們必須記住每一個非洲國家在實現獨立以後第一件事就是申請加入聯合國。加入聯合國便奠定了一國的政治地位；照我們前殖民地人民的想法，它使我們的國際個性表形化，並且確認我們和我們以前的主人——現在是我們的朋友——甚至和原子大國處於平等地位。除了這個非常可以了解的心情之外，非洲還有許多需要聯合國來確認它的復興地位的理由。

一六四。我們不能忘記我們之有主權，直接間接受了本組織的幫助。我在這裏不想估定聯合國對整個非洲復興的貢獻，但是我必須指出喀麥隆共和國卻是直接得力於它的。此地出席的各國在本組織過去十五年內都曾注意到我們的努力。我們對這個組織的信心是大家都了解的。為了這個理由和另外其他許多理由，我國代表團認為本組織無論在憲章或結構方面都以保持它迄今為止的情況為宜。喀麥隆代表團將利用一切機會重申我們託管領土人民對聯合國所寄予的希望。在喀麥隆和我們的姊妹國多哥已經在國際舞臺上首先以國際聯盟委任統治地，其後以聯合國託管領

土出現的時候，此地有許多現以會員國資格出席的國家尚不存在。我們一直在注意聯合國，而你們也一直在注意我們和這個國際組織的一切交涉。我們自己認為有責任，以我們前託管領土的地位，設法對國際問題的解決有所貢獻。我國代表團的行動和立場將始終反映我們獨立時的誓約：繼續忠於法統，因為你們的組織曾經幫助我們，我們希望它能幫助整個世界，特別是非洲。

一六五。大家都會了解我們對本組織的信心；我敢說像蘇聯所提議的那樣一個政治團體——一種三頭政治，一個秘書處有三個負責人的辦法——一定會使本組織喪失那種對非洲國家發生吸引力的威望和那種使本組織工作著稱的公正立場。我們不想接受若干代表團首席代表給我們的教訓，因為他們想把這個崇高的大會變成一個政黨會議。同時我們也不接受用鞋敲打桌面的舉動，或完全違反禮貌和禮節傳統的侮辱。這種表現使世界的古文明痛心，但卻使非洲新近獨立的國家恍然大悟。這種表現蔑視了彼此尊重和基本禮貌為基礎的國際標準，正好說明如果接受蘇聯代表團所提議的三頭政治辦法以後本組織的空氣將如何。我們已經親眼見到將來構成三頭政治的三大集團之一最高代表的表演。非洲國家對他的行為不敢恭維，我們不想以後從其他兩大集團的首領方面得一經驗。我們深信我們對這個組織所寄予的希望將因這個提案而遭損害。此刻有兩大集團——東方和西方。可是在遠處又出現了另一個小集團——中立集團，這個集團已開始有了明顯的中立現象。以後也可能有一個北方集團和一個南方集團，把這個世界按羅盤上的各點劃分，那便會有東北、西北、東南、西南、東北北、西北北、東南南、和西南南等集團。在方位基點上似乎還有其他更進一步的劃分辦法，比我們所說的還要精細。我讓大家去想像將來有多少政治集團會對世界事務的進行發生爭執，同時在改變秘書處組織結構時必須計及它們的意見。主席先生你一定會承認，蘇聯代表團所提議的三頭政治原則那時便太落伍了。

一六六。喀麥隆共和國不能接受這種提案並將反對任何對秘書長職位加以改變的企圖。回想今年九月令人不愉快的景象，我們覺得已經很夠了。那祇是一個代表團——蘇聯代表團的表演，後來它的走狗和非洲蘇聯殖民地的代表也參加了這種表演。可是如果所有方位基點的集團都開始用手或鞋子敲打桌面，那個局面就大不相同了。那樣一來，本組織便將壽終正寢，

天下便將開始大亂，無疑地，本年九月蘇聯精心關劃的計劃一定已經有了這個打算。

一六七。在結束本人發言以前，我要說喀麥隆政府完全同意秘書長關於聯合國在剛果所採措施的解釋。我國代表團已經有機會說過——現在要重說一遍——除憲章明文規定者外，聯合國不能干涉一個會員國的內政。此地大多數同僚都對此點同意，最近他們審議全權證書審查委員會報告書¹時表現的態度就足以證明。我不想討論關於這一件事所提出的種種論點，不過我祇想請理事會注意聯合國對剛果前國務總理 Patrice Lumumba 被捕事加以干涉的某種後果。我國代表團反對蘇聯決議草案要求釋放 Patrice Lumumba 的規定。我國代表團也同樣反對非洲的蘇聯殖民地對這個主張的支持。

一六八。喀麥隆代表團願把它關於這一點的意見載入紀錄，因為我們深信在一兩年內，甚至在一兩個月內，蘇聯便會像在剛果一樣在非洲其他地區再度設法製造同樣的事件和同樣虛構的人物。它也可能提出類似現在向我們提出的決議案請聯合國支持這種政策。我國代表團希望我向安全理事會表明它對這種手腕的不可動搖的反對態度。因為如果非洲不小心防範，它便將首先變成聯合國託管下的大陸——這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然後聯合國離開以後，我們的大陸便會變成一個蘇聯殖民地而已——這也是我們必須加以反對的。

一六九。我國代表團堅決反對蘇聯對秘書長個人和職位的攻擊。Mr. Hammarskjöld 處置剛果問題的忠誠態度，值得全世界對他表示信任。喀麥隆代表團請您，主席先生，向秘書長表示我國代表團對他絕對敬佩和完全支持的態度。

一七〇。最後，我國代表團認為這次理事會的會議不是為了誠心幫助剛果解決問題而召開的。相反地，召開這次會議的目的是為了在 Kasa-Vubu 總統回到剛果以後所一定會出現的寧靜空氣中製造新的混亂。你們大家一定知道，基本問題是 Patrice Lumumba 的被捕。但是被捕這件事卻是以前一件事的後果，那件事就是 Patrice Lumumba 的逃亡。剛果當局曾經依照正式合法手續發出逮捕前國務總理 Patrice Lumumba 的拘票。因為聯合國軍隊把公民 Patrice Lumumba 置於它的保護之下，那個拘票便不可能發生效力。剛果當局對此曾

¹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屆會，全體會議，第九一七次至第九二四次會議。

表讓步，在 Patrice Lumumba 住處週圍，除聯合國警衛外加派一名剛果士兵守衛。在將近兩個月的時間內，沒有發生什麼事故。根據蘇聯和它的非洲殖民地對 Patrice Lumumba 被捕一事的叫囂情況來說，我們今天實在可以懷疑今天召開安全理事會所要處理的 Lumumba 的逃亡事件是不是由它們所一手造成的；我希望此說不確；但是一切事情卻都證明如此，凡是不自欺的人都會得到這個結論。

一七一．無論如何，蘇聯決議草案之要求釋放 Patrice Lumumba 和請求解除剛果國家陸軍武裝，是完全不能令人接受。如果聯合國可以負起這樣的責任和採取這樣的行動，那就沒法解釋為什麼蘇聯沒有接受聯合國對其若干歐洲殖民地的干涉。

一七二．根據我們所已提出的理由，我國代表團認為事實上沒有召開安全理事會此次會議的必要。這次開會不言而喻的目的是重開剛果問題的辯論，可是這個問題的討論卻會由共產集團提議無定期展延。我國代表團不能贊同這種兩面手法。我國代表團認為，無論安全理事會或大會對這個問題都不應該通過決議

案。不過我國代表團並不反對任何對聯合國迄今在剛果工作表示感謝的決議草案。

一七三．主席：在結束本次會議以前我要請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發言，因為他對剛才的發言顯然想發表若干意見。

一七四．Mr. ASHA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在喀麥隆代表發言時，他曾對我國在雷堡市的大使館發表某些若有所指的言論。我不想浪費理事會的時間來駁斥他的指控，因為我認為這種指控不值一答。不過我要說，他所得到的消息完全不確。我願建議今後他對我國有所控時，應該仔細地把事實研究一下。

一七五．主席：我請喀麥隆代表發言。

一七六．Mr. OWONO (喀麥隆)：為答覆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剛才所說的話，我必須說在我的言論中我並沒有提到任一國的名字。我記得我曾非常謹慎地避免指出國名，因此我認為本人有責任對他關於這件事的言論加以嚴峻的駁斥和拒絕。

十二月十日星期六午前十時十分散會